



料資傳宣事時

軍略侵帝美此如

輯彬怡曾 恢瀚靳

版出社版出民人北西

81
C6

目 錄

如此美帝「王牌」軍.....	(一)
麥克阿瑟的部隊.....	(七)
「美國英雄」.....	(一三)
「皇家重坦克營」的覆滅.....	(一九)
土耳其旅就殲記.....	(二六)

如此美帝「王牌」軍

新華社前線記者
與通訊員集體寫作

美國人口中吹噓的「王牌」軍

在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所有部隊中，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第一師要算是歷史最長、裝備最好、戰鬥力最強的所謂「王牌」軍了。

美國國主義曾大事吹噓它的這支「精銳」部隊：『有一百七十五年建軍歷史，四次出國，從來沒有打過敗仗』。當去年這支海軍陸戰隊派到朝鮮進行野蠻的侵略戰爭時，美國反動通訊社合衆社記者密勒，在八月六日發出的「條消息中，就曾狂妄地寫道：『這些軍隊有着典型的美國軍隊最好的品質，他們的裝備是在朝鮮戰爭中所見到的最好的。他們的訓練是派遣到這裏來的軍隊中最堅韌的。……如果共軍能打敗這「夥人，那麼他們就已贏得朝鮮的戰爭，甚至也許全世界的戰爭，因為這一夥人是我們軍隊中最精銳的和最優秀的。這些海軍陸戰隊承認他們也許有一天會被打敗——是的，如果那一天太陽從西邊出的話。』但是，太陽並沒有從西邊出來，而美國侵略軍中這個資格最老的

所謂精銳『王牌』，倒是結結實實地被打敗了。

下面記載的就是這支美國侵略的所謂『王牌軍』從長津湖畔到咸興海岸，沿途被我中、朝人民部隊節節扭打，直打得它丟盔曳甲，遺屍累累，狼狽慘敗的一些斷片。

何處藏身

十一月二十七日（一九五〇年——編者註），是麥克阿瑟夢想迅速侵佔全朝鮮，發動所謂『總攻勢』之後的第四天。東綏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，經過連續的艱苦行軍，連輕型砲都沒有來得及帶上去，就在當天晚上，迅速而勇猛地把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的第五和第七兩個團，包圍在長津湖西的柳潭里地區。

戰鬥的第三天。三、四百名敵人被人民志願軍某團壓縮在陣地前的小溝裏。志願軍的機關槍把敵人打得來回亂竄，山溝裏的白雪都被他們踏遍了。這些士兵後來就索性垂頭喪氣地坐着，有的躺在雪地上，有的呆呆地望着青天。志願軍的機關槍手陳辭德來了一陣點射，坐着的躺着的敵人，就像一羣受驚的蒼蠅，慌慌張張地四散逃命。好幾十個人奔到公路上的一輛卡車底下躲起來。有的鑽到公路旁的雪窖裏，想讓白雪把身體遮住。有的東碰一頭，西碰一頭，三、五成羣，到處亂竄。騷擾了好久，才平息下來。志願軍的戰士們打一陣排槍，突然又打幾發六零砲，把這羣聚集在山溝裏的士兵，打得死的死傷的傷，剩下的只是亂叫亂跑，不知道何處藏身是好。

潰逃

十二月二日，在柳潭里受到中、朝人民戰士沉重打擊的陸戰第一師開始向下碣隅里逃竄。在從柳潭里到下碣隅里不足六十華里的路途上，這支敗兵就連滾帶爬地走了三天三夜。成堆的屍體和傷員被丟了下來。白雪皚皚的戰場上，丟滿了塗着白色星徽和「美國」字樣的大砲和坦克。卡車一長列一長列地擁塞在路上，吉普車翻倒在溝裏，無數的衝鋒槍、報話機、軍官們穿的大衣，還有『北極睡袋』，四散在雪地裏。敗兵逃到冰凍的長津江邊，江上只有座寬不足四公尺的小橋。裝甲車、汽車、大砲和小吉普車，在橋上互相撞擊着，叫罵着。汽車被撞翻了，人被擠到江裏去了。在橋兩旁的美國兵們聽到後面的槍聲越來越近，等不得過橋，就爭着向冰上跑去。很多人在冰上滑倒，好不容易爬起來，又被後面的人撞翻了身。有些人昏頭昏腦地跑到冰薄的地方，墮入了江中。有的來不及逃過江，就被志願軍戰士的子彈打穿了頭顱，或者幸運地當了俘虜。

活屍

灰暗的天空，飄着鵝毛大雪。志願軍某部第六班副班長王金斗沿着敵人潰逃的山路搜索，在一處石洞旁的防空洞裏，發現兩具沒有血跡，齊得緊密的美軍屍體。王金斗端着湯姆鎗大聲一聲：『出來！』兩具屍體仍然不動。六班副班長：打他兩槍試試看。湯

姆槍「嘩啦」一拉，這兩具屍體忽然活啦，慌忙地爬起來，又慌忙跪下叩頭。王金斗做個手勢，命令他們站起來。這兩個裝死的傢伙顫抖着，像患了嚴重的瘧疾病。一個拍拍口袋和全身，表示他已經交了槍支。另一個連忙解開大衣拿出香烟和罐頭。王金斗向他們擺擺手，拒絕接受。這兩個傢伙呆若木雞，好久動也不動。

這兩個活死屍屬於美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第七團，他們的名字是阿爾契和威爾曼特。

火葬傷兵

戰鬥開始後的第四天，記者隨我人民志願軍某部，沿着柳潭里彎彎曲曲伸向東南的公路猛追殘敵，在公路的一個轉彎處，突然傳來一陣陣的惡臭，跨過路旁一條小河，發現在山角下樹林旁，在一片縱橫二十五公尺的地面上，堆集着被燒焦的屍體，有的已燒成骨灰。在爛焦的屍體旁，有一具美國兵的屍體還在蠕動着，他的亂髮和腿正被燒着。從附近的朝鮮老百姓口中知道，原來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在慌忙逃跑前，在這裏火葬了二百多具美國兵的屍體和傷兵。

在向前不到一公里的地區內，又發現百餘具美軍屍體。在這些屍體中，有的只是肩膀上或腿上被穿過一顆子彈，只要經過短時間的治療就可以醫好。顯然，這些屍體是被狼狽逃竄的敵人遺棄下來，因而活活凍死的傷兵。這些美國兵就這樣替華爾街的大老闆白白送了性命。

趕鴨子下海

美國侵略軍海軍陸戰隊第一師、步兵第三師、步兵第七師及李承晚僞軍殘部等數萬人，像鴨子一樣，被中、朝人民部隊從鴨綠江邊，從長津湖畔趕下了海。

當美國侵略軍最後被壓縮在興南港縱橫不過二十里的狹小地區時，美國兵亂作一團，士無鬥志，爭向軍艦逃命。十二月二十一日晚，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連衝入敵陣，扔了幾個手榴彈，嚇得美國兵沒有敢打一槍，撒腿就跑，丟下了火箭炮、輕重機槍、砲彈和原封未啓的卡賓槍子彈箱。據俘虜說：美國兵在還沒有來得及逃走之前，每夜都躲在山洞裏，戰戰兢兢地向『上帝』禱告。而黑人士兵和李承晚僞軍則被放在外圍做擋箭牌。儘管美國的軍艦、飛機日夜搶運人員、物資，但是潰軍還怕逃不脫，於是就把大批坦克、卡車、彈藥和糧食投入海裏。最後，連投入海裏的時間都來不及了，他們就放火焚燒。在記者巡視興南港地區時，大火還在繼續燃燒。

戰地『美國生活方式』的終結

在山頭上一個美國海軍陸戰隊構築的工事裏，記者看見一個二十多歲的美國兵的屍體。他右手緊握着一把刮臉刀，離左手不遠，有一面破碎的小鏡。他的臉上，一面是光面塗紫，並有凍結的白色泡沫，另一面還是毛茸茸的鬍鬚。臉下壓着一封從日本寄來的

情書。在他的身旁不遠，又發現一張照片。照片中，他赤身露體，左手抓着一位被剝光衣服的嚇得發呆的朝鮮姑娘的頭髮，右手拿着短槍對準這位姑娘，醜惡地笑着。顯然，這是在仔細看過他的情書，欣賞他發洩獸性、污辱朝鮮姑娘的照片之後，感到自己太醜惡，便刮起自己的毛臉來了。但是，當他正刮得起勁的時候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子彈，結束了他這種戰地『美國生活方式』，執行了人民正義的裁判。

（轉載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《光明日報》）

麥克阿瑟的部隊

林 鋼 海 彥

美國兵是一羣沒有思想的動物

在漢城北邊三十里地的烏拉洞，我們參觀了一個俘虜營。先來的已經送到後方，現在這裏有十九名美俘，五名英俘，前者屬二十五師，後者是英二十九旅的。他們剛剛從前線押下來，原先有三十多個，其餘的在戰地被美國飛機炸死了。第一次看到美國俘虜，任何人都可得到一個強烈的印象——美國兵是一羣沒有思想的動物。

屋簷底下，兩個美國俘虜在下棋，用錢幣和鈕扣做棋子；臨的那個不住搖動兩腿，輕浮地吹着口哨，對手則在咒罵。他們旁邊，兩個朝鮮孩子正在欣賞另一個哈爾濱子的動作，他端了一罐頭冷飯，右手帶着流膿的手套，並不脫下來，就用它抓了飯往嘴裏塞。屋子裏二十來個，橫七豎八躺着。星條旗撕成幾片，包着砂糖皮者。窗，美國國旗對於他的士兵，原來還有這個妙用。俘虜們都穿着原來的軍裝，手上帶着金錶和金戒指，皮夾子裏保存着美金票、自來水筆、情書、家信、照片。麥克阿瑟曾向上兵說：

「如果被俘，共產黨（指志願軍）要挖心剖肺」。我可以證明，這些骯髒東西也還在他們體內。俘虜們從不殺不辱的事實，相信了志願軍的俘虜政策，所以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成天打鬧，吹口琴，唱歌。只是，缺乏收養的兵士唱的歌，難聽而不合拍。

但是被俘當時喪魂失魄的情景，實在可笑。開頭兩天，身子常常在顫抖，志願軍和他們講話，聲放重一點，就會很自然的把他們雙手舉起來，翻譯同志告訴我們一個故事：四個戰士，押着他們從戰場到軍部，黑夜無月，走了一個多鐘頭才發覺他們還舉着雙手，就這樣走了十來里路。戰士不會講英語，用槍示意叫放下手來，他們誤爲要槍斃，都跪下來哀求饒命了。

這就是麥克阿瑟的部隊！

他們是怎樣來的？

每一個俘虜都說：「我不願意打仗。」對於大多數美國兵，這是事實。我們進行了一番調查，知道他們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強徵入伍的。其餘是因爲失業、失學或躲債而「志願入伍」。將、校、尉、士，是職業侵略者，士兵大多係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的新兵，年紀都在二十到三十之間。既不勇敢，又缺乏戰鬥經驗。這次動員士兵到朝鮮來送命，用了欺騙手段。美國戰販們動員時說，到日本去駐防或換防，並且宣傳了日本風景何等佳美，女人「馴順溫柔」，到日本住了一晚上，就乘船到朝鮮了。俘虜們說：

「日本與我們，幻如夢境。」船離日本，美國將軍們才宣布：現在奉「麥帥」之命，到朝鮮作戰。將軍們說：「我們一定勝利！」將軍們說：「這和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同樣的意義和光榮。」將軍們說：「朝鮮正在受侵略，我國安全受到威脅。」士兵是不懂這些話的，一個年紀比較老的俘虜對我說：「我不思想，我只服從。」這樣的兵，不知爲誰而戰，不知爲何而戰。當他們還有飛機大炮掩護的時候，便躲在坦克後面衝鋒。當勇猛的人民軍和志願軍出現在他面前時，就跪下來繳槍了。

在我們所談過話的俘虜當中，有一個叫史坦奮的，是個電機匠。這個去年剛剛滿二十二歲的青年，對於這一個月的遭遇是迷亂了。四天以後要結婚，突然被徵召入伍。違抗是要坐監獄的，他離開了正在試穿禮服的新娘（她現在住在俄亥俄州巴勃登城第四街四四九號）。十二月七日離開舊金山，十三天到東京，住一宿，正好在聖誕節到達釜山。這時，參加所謂「聖誕節總攻勢」的隊伍，已經潰退到三八綫附近。這個沒有經過軍事訓練的青年，就被編到二十五師二七團二營G連當二等兵，送上火綫了。九天以後，他就當了俘虜。那是他下生第一次參加戰鬥，他那個排接受任務監視公路，排長命他固守一個突出在陣地前面的山頭。一月四日夜裏，忽然看見十來個黑影，一直往上衝，一閃，都不見了。一陣拘攔通過全身。立刻，四面響起槍來，炮在遠處轟響，一片人喊「殺！」手榴彈在他頭上、身前身後爆炸他，費了極大的努力才停止了混身的顫抖，定定神，他決定：「應當逃走！」回過頭來，才發覺那些老兵不通知他，早已離開了陣地。

「那末，就投降吧！」他並不困難的實現了後一個願望。

『在戰場上負傷，回國休養』這是他們的願望。

俘虜們說，到朝鮮作戰以來，他們最大的願望是：「在戰場上負傷，回國休養。」美國兵厭戰怕死的情緒，像進入炎夏的寒暑表的水銀柱一樣上昇着。當杜魯門在白宮祈求「勝利」的時候，士兵們却在祈禱另外一件事：「早日回家」。「吃驚病」之後，「自傷」成了美國軍營的「流行症」。美國將軍們曾向士兵這樣說：「只要我們站起來，讓共產黨軍隊（指中朝戰士）看一看我們的美軍制服，就要往後潰退的。」事實剛巧顛倒了。我們和俘虜談話，講到「雲山」兩字，他們猶有餘悸，臉上都要變色。二十五師二七團班長斯密司台維說，美國兵對志願軍有四怕：一怕衝鋒號，二怕刺刀，三怕手榴彈，四怕夜戰迂迴。在戰壕裏，美國兵想愛人，想溫暖的家庭，想釜山妓女，就是不想打仗。戰爭激烈的時候，跪下來祈禱上帝保佑。現在住在俘虜營裏，他們又最怕飛機。當美國飛機俯衝轟炸的時候，由驚恐而發出的尖銳的叫喊聲音，被志願戰士嘲笑爲「防空警報」。在中朝戰士一次又一次的鐵拳打擊下，美國兵無門志已經到了這種地步：志願軍戰士，大都是農民，用剛學習了的幾句英語「繳槍不殺」「優待俘虜」等，這種簡單的「戰場咸話」，加上手勢比劃，也把美國兵喊過來了。

他們十分怯懦，却又無比殘暴

然而，就是這些懦夫，用飛機大炮向手無寸鐵的朝鮮老人、婦女和兒童轟擊，進行慘無人道的屠殺，焚燒圖書館、學校、住宅和商店，焚燒馬鈴薯和金黃色的稻田，幾乎每個俘虜都可以舉出他強姦的朝鮮婦女的數字，沒有脫落光牙齒的婦女，都是蹂躪對象，坦克兵把婦女拖到坦克裏發洩獸慾……，這些構成了美國兵的野獸的性格，他們十分怯懦，却又無比殘暴。

他們也可以被教育過來

志願軍在戰場上給美侵略軍以無情的痛殲，一旦放下武器，就予以必要的優待和教育。這兩種恰當的方法，正在喚醒美國兵的理性和良心。被俘以後，俘虜衣服充足，受傷的給予治療，有一個叫愛德華·大衛·斯坦激來登的，臀部骨折，大小便不能起床，志願軍衛生員替他端尿罐，感動得流淚了。傷重不治而死亡的，允許牧師（美軍每個團有隨軍牧師，也當了俘虜）做祈禱。談起這件事，「少尉營長」威廉可脫拉住記者的手說：「沒有想到死在朝鮮還能受洗。」有一個俘虜，到處打聽第一個解放他的志願軍戰士的姓名。他說：「我要告訴老婆和孩子，永遠記住他的名字，為他祝福。」這個俘虜叫瓊斯，他太太現在住在奧克拉荷馬州克里夫蘭城門洛基東街六〇八號，「虐待俘虜」

的謠言被揭穿，美國士兵就是從這爲起點開始覺醒的。他們開始懂得羞慚，有幾個尉官，原先說他們到朝鮮來是「幫助朝鮮建立一個民治民享民有的國家」的，當我們指出美國正在企圖毀滅三千萬愛好和平人民的生活、愛情和美麗的事實，並且進行責備時，都垂首不語了，北京出版的英文雜誌「人民中國」幫助他們正確認識新中國。坦克手要求替我們修理坦克，醫生要求留在志願軍裏服務。讀了「人民中國」上宋慶齡：「爲和平簽名運動而努力」，十九個美俘集體在和平宣言上簽名，並且寫信給州政府 and 親友，要他們採取行動要求美國政府結束這個非正義的戰爭，撤兵朝鮮。我曾問一個年方十九的俘虜鮑貝·瓦克，回國以後，他預備怎麼做。他說：「從今以後，永遠不再替資本家打仗了。我並且告訴全國人民，和新中國做朋友。如果不願丈夫和兒子當兵送死，那末下屆大選，每個美國人再不要投杜魯門的票！」

（轉載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「長江日報」）

（附註：文內小標題爲編者所加）

「美國英雄」

中國人民志願部隊的戰士們中間，現在流行着一個嘲罵敵人的名詞——「美國英雄」。誰一提起這個名詞，人們的腦子裏立即活畫出 付美軍「潰敗」「繳槍」胆小怕死的樣子。現在把這些「美國英雄」的醜、惡圖像，簡單的給大家介紹幾個：

『美國英雄』的打仗訣竅

怕死鬼有怕死鬼的打仗訣竅：一人挖一個棺材形的單人掩體，底下一層鋪的是稻草、稻草上面鋪雨布，雨布上面鋪毯子，毯子上面是鴨絨的北極睡袋，人鑽在睡袋裏邊，槍放在手邊上，頭上還搭個單人帳篷，身旁擺兩包香煙、六個罐頭，這樣，雖不怕潮濕，又不怕寒冷，更不怕雨淋。癩發了有烟抽，肚子餓了吃罐頭，敵人來了就睡在被子里打仗，倒是滿愜意的。可是，有些人就睡在被子里當了俘虜。美侵略軍第二師有個士兵這樣當了俘虜之後，心裏還不太滿意，撅着嘴巴天真地說：「我對你們有意見；太不公平了，爲什麼單槍人家睡覺的時候打仗？」他還不知道：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，是

杜魯門把他們送到五千哩外的朝鮮來進攻和屠殺朝鮮人民，硬說朝鮮威脅了美國的一安全」。

進攻的時候，美軍先頭是用飛機大砲開路。估計對方都死絕了，這些少爺兵才爬出工事往上攻，不幸頭一個被志願軍擦倒了，其餘的傢伙扭頭就往回竄，往往這樣反覆多次也攻不上去。防守的時候更不行。我志願軍某部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強渡清川江，就是例子。美軍第二師在清川江南岸魚龍堡有一個榴彈砲營——三十門榴彈砲，一個步兵營，一個重化學迫擊砲營，二十輛坦克，清川江水已開始結冰，江水深齊胸腹，水冷澈骨，衣服濕水即成冰，江南岸又是一片開闊地，要從水裏淌到南岸來，照美國人的想法，簡直是不可能的，何況江北岸，美軍還擺了一個加強連。可是，中國人民志願軍，攜帶着輕武器，竟然以神速的動作打到南岸。這些強盜們，一見我們過江，嚇得「哇哇」直哭，扔下槍滿地亂竄。敵人也顧以阻攔人民大軍的清川江防綫，到底被突破了。美軍一陷入包圍圈，更是一羣烏合之衆。爲了留下性命，簡直滿山滿溝裏亂鑽，祇要那裏有一點縫隙，能鑽進一個人，他們就一頭鑽進去，不敢出來；於是，我們的戰士不得不四處搜尋他們。有一次，已經戰後十五天了，志願軍在一個山洞子裏搜出一羣「黑人」。其實他們是白種人，因爲又凍又餓，在山上用松枝烤火，松煙燻得他們滿臉油黑，祇剩牙齒是白的，結果變成「黑人」了。志願軍的同志立刻叫他們洗臉吃飯寬待他們。

美國兵繳槍的樣子多着呢

有些比較聰明一點的美國兵，當志願軍打到他們跟前，眼見走頭無路，嚇得就趕快繳槍投降。大概是由於恐懼，以致繳槍的動作很不一律，姿態也是因人而異。有一回，志願軍某部有幾個文工團的同志編了個小活報去給連隊演出，演到「美軍繳槍」的時候，戰士們跳出來說：「美國兵繳槍的樣子還多着呢，我們表演給你們看看。」於是，戰士們一個接一個的表演了好多種美軍繳槍動作。其中有一種動作是這樣的：我們志願軍的戰士用槍對着美國兵，大喊一聲：「塞沙普！（Hands up）」美國兵於是雙膝跪下，雙手伸直，把槍平舉在頭頂上，扔掉槍，雙手仍然高高地舉起；我們的戰士用中國話說：「一手放下來！」美國兵不懂中文，越叫他越怕，兩條胳膊舉得更高更直，上身始終保持立正姿式，戰士們祇得用力扳下他一隻胳膊，另一隻胳膊還不敢放下來；把兩隻胳膊都給扳下來，叫他們：「坐下！」美國兵不懂，跪得更筆直；戰士們祇得邊叫邊用雙手把他們硬梆梆地按在地下坐着，坐着也是挺起胸脯、立正姿式、規規矩矩、不敢動彈。俘虜們要往後面送了，戰士們叫他們：「站起來！」還是不懂，兩眼發直，戰士們祇得把他們拉起來，一立起來，「蹦」一下子美國兵全都立正了；戰士們告訴他們：「到後邊去，走！」他們動也不動；戰士們把他們扳轉身，向後轉，推他們走，這一推，他們嚇壞了，扭頭瞪着我們的戰士就「哇哇」直哭，因為麥克阿瑟告訴他們：志願軍抓住他